

夢溪筆談校證

卷之五
如麻在理其深而



明弘治乙卯（一四九五）徐瑤華容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序



中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恩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
第于筆則若有所悟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
而已謂之筆談 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
紀至於繁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錄書并止
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水菴率意談噀不繁人
之利害者下至闕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
者其間不能無缺憾以之為言則甚卑以予為無意
於言可也

明刊「狹版子」本（北京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卷十八

沈括存中

技藝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
稱我特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獨
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
邀致之許騎驢徑欲丞相聽事門吏止之不可吏
曰此丞相廳門雖丞即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
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
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

夢溪筆談全編卷二十四

沈括 存中述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
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余因讀杜甫詩云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
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
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衰
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

王國維先生手校明崇禎辛未馬元調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輓當作輓

輓當作輓記六輓
五尺而策半之

注有誤據新注當云
輓當作輓與佳正
相異

輓當作輓與佳正
相異

此輓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衝頸爲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衝頸則如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輓前十尺隊四尺四寸輓前一丈築長五尺衝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四寸五分之二與前當輓者與任正相爲四寸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頸輓前持衝者踵圍七寸七分五寸寸之五踵輓後承輓處輓廣八尺兩

原書版高一九·二分寬一三·〇公分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三卷續一篇明崇正同書定為元調刻本每行字數
悉依乾道揚州本但宋本每半頁十二行此減為九行耳余曾做武進董
氏藏元翻乾道本校于裨海本上以此本證之一一相符始知此刻之善

宣統辛亥年日五春記此 國維

高本亦大有佳處不可不知遇本朝祖宗等字皆字格如赤目一舊本出但非乾道本
耳後人翻刻湯修年說少後殊亦實誤此將高本字義長若不可而存者後校于此本
上凡乾道本誤者此本亦佳從高本校改如卷九第十頁劉凡誤作劉是也宋本異同
並記眉上 上陸師校畢

辛亥八月九日宋治印華卷全除強刻本亦從乾道本出行款不同而字則仍舊乃裨海本每半頁
六行三刻字

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并不
恒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
宋史通志之所載卷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
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

巽甫題

宋補筆談三卷今所見此道揚州分館之湯修身跋即在卷二十六之後世者歸諸
補筆談後四補筆談後紅烏八重而此道載字號字號字號字號字號字號
此道各圖有補筆談五篇以各篇有跋而又以此外者如王審以本卷第一卷則以本
法非出于西年矣唯補筆談五卷五十七行字號字號字號字號字號字號
正月十一日同錄記

重編補筆談序

高溪筆談全編卷十四

沈括 存中 述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之
句文忠以為新奇而為對親切鉤輶鷓鴣聲也李
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崿峒路又聽鉤輶格磔聲郭
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
格如楚詞兮兮辰良又蕙兮兮蘭藉莫桂酒

葉景葵先生手校本扉葉題識

癸酉端午借日私治乙卯華容官署徐實刊本校讀一也

私治者錄多於存本並添字甚多 古本見宋刊本即刻
文勤村物以價昂而故 此本未克對校 此後本以百有訂
毛本之書但毛本村刻則精而振不保其本

校物識

松江韓氏藏古書名三九刻步從華德序書及臨居澄中書作改覽沒
前所見刻文勤物也元刻也 乙卯年六月

葉景葵先生手校張海鵬刊學津討原本（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卷之一



宋 吳門沈括存中述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未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

照前開

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有其舊以俟好
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
太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
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
六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平跋
沈括錢唐人兄遷徙蘇州括以蔭任沐陽主
簿縣依沐水即周禮所謂浸曰沂沐故蹟久
為污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節
宣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復以吳縣藉登嘉祐

夢溪筆譚卷第十七

宋知制誥沈括著

明會稽商濬校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
色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搥骨
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
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
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

夢溪筆談卷第四

沈括 存中

辯證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
澹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灑灑漢漢
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
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
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
江而滿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
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
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
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

一九一六年玉海堂影刻宋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本

夢溪筆談卷第七

沈括 存中

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曆代用其朔法至熙
寧中考之曆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曆
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
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
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
欵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
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
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
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

補筆談卷第一

沈

括

存中

碑海本此行題款
作宋沈括存中

故事

碑海本此行作補
第二卷後十件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

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

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

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

至辰時未退卽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

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廕當

引言

——始終向「全體」努力罷，即使你自己不能成爲「全體」，你要努力着成爲「全體」的有用之一員。——席勒句，郭沫若先生譯。

夢溪筆談是我國十一世紀時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的學者沈括（一〇三一—一〇九五）^①的朽的著作。他是我們歷史上，同時也是世界歷史上稀有的一位通才。對於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和歷史，考古他都有深刻的研究，並且在各方面都有創造性的見解提出來。他有好些重要的創見，至今爲舉世學人稱道不衰；他有好些正確的科學論斷，遠在西方學者數百年之前便明確地提出。不可掩抑的光芒表明了我們勤勞智慧的祖先在知識範疇內曾作出多麼巨大的成就，而沈括便是其中最優秀的創造者之一。當他晚年用筆記文學體裁寫下的夢溪筆談，包括着他在學術領域內廣泛的見解和見聞的筆錄，長久以來成爲我們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特別要提出的，是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科學地紀錄了許多他那時代我國勞動人民在工業、工程上的傑出的發明。他寫下「布衣」（人民）中間偉大的前導工作者畢昇在十一世紀四十年代創造了活板印刷技術，和它的設備與使用的詳細情況（本書三〇七條），是今天我們在這方面能獲得的唯一資料，但

① 關於沈括生卒年份的考證，見五七五條第十一注。

是他記載得那末明確和有條理，便無可非議地證明了我們光榮的勞動人民非但爲首發明了以雕板來印書的技術，而且也領先發明了活字排印的進步印刷方法。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戰線上這一具有巨大勝利意義的記載，早已傳誦全世界，但筆談裏面還不僅有這一條勞動人民偉大創造的紀錄，指南針是我們祖先的四大發明之一，關於中世紀指南針的裝置方法，我們僅能從這位心思縝密的學者的書中找到記述，（四三七條。）喻皓是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人民口碑傳頌的一位「匠師」，他的建築技術是那樣地純熟精巧，以致爲人民所如此愛慕，流傳着關於他的故事已經神化，可是在正史裏面，找不到一字有關於他的記述。他對於人民的一個更大的貢獻，是他曾總結了木構建築工作的經驗，著成木經一書，使建築工人學習了，能夠少走彎路，不走彎路，而在已有的正確操作基礎上提高技能。這樣一部重要的古典技術著作，在封建社會裏鄙視勞動、鄙視勞動人民的惡毒氣氛壓抑下，竟已久久失傳。可是我們今天還幸而能夠看到這部勞動人民自己的技術著作的一鱗半爪，那就是因爲沈括在筆談裏做了一個摘要，（二九九條；又三一、二條記喻皓軼事一則。）十一世紀四十年代，黃河在商胡（今河北濮陽縣東）決口，洪流滔滔，「食肉者鄙」的大官郭申錫督導着多數墨守陳規的河工們去搶修，一直無法合龍。當時新進工人中間有位善於找竅門的，名叫高超，提出了他想出來的三節穴壓工作法，却遭到「舊工」（老年工人）和督導官的一致反對。可是反對者終於不能完成任務，郭申錫也因失職被斥。最後，還是採用了新進工人高超的創造性的發明纔遏制住了這場危害人民的自然災禍。在「高文典冊」的正史裏，我們又不